

事文類聚

別集

百七、百八

存
言
之

漢書門
六一二六
一五二
一
三
冊架函號類

漢書
六一二六
合六一冊
三五函二架
類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126
冊數	61 (55)
函號	365 3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事文類聚別集

五

五

4
2
107

東京圖書館			
三	三	別	類
冊	號	架	書
		函	門
			類

不許帶出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五

別集

文章部

建安祝 穆和父編

聖王制衣

羣書要語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 棧撲 風行水

上渙 易 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

灑爾周書噩噩爾 揚問神 聖人之言炳若丹青

揚子 聖人矢口而成言 同上 上方嚮文章昭回

之光下飾萬物 劉禹錫序柳子厚

詩句 龍鸞炳天章 李始和雲章 第一篇 揚誠齋

古今事實

舜作歌

舜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元首起哉股肱喜哉

舜作五絃歌

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家語

湯盤銘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武王作誠

武王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不忘危存無忘亡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容 太公金

漢祖作歌

漢高祖過沛宮酒酣擊筑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

漢武作歌

漢武帝幸河東祠后土乃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文中子曰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所萌乎

君前當遜

宋文帝以鮑照爲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才盡實不然也 本傳

唐太宗詩

唐太宗作宮體詩虞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純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

元宗作詩

宋璟遷尚書右丞相與張說陳乾耀同日拜官勅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於尚書都省大會百寮元宗賦詩褒述自寫與之

元宗餞詩

天寶十三載太子賓客賀知章請度道士還鄉遣左右相以下祖別於長樂坡上賦詩贈之

元宗和詩

開元初蔡孚賦東海龍興觀偃松篇元宗賜和御書刻石記之

文宗聯句

文宗與柳公權聯句帝曰人比日苦炎熱我愛夏日長

太祖皇帝詩

太祖微時自秦中歸道華陰山醉卧田間覺日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

孝宗皇帝詩

孝宗作新春喜晴末聯云神永應未遠當繼沛中歌又春賦云吾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八荒而為家

古今文集

詩話

君臣不可爭能

按資治通監云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若溪漁隱曰人君不當與臣下爭能故煬帝忤心一起二臣皆不得其死哀哉然為人臣亦當悟其微旨如晉武帝欲擅書名王僧虔遂不敢顯迹嘗以拙筆書宋文帝好文章自謂人莫

不能及鮑昭於所為文章遂多鄙言俚語故二君者亦無得以嫉之終見容於世豈非明哲保身之要術乎

文章

為文敏鈍 題品

瑕疵 文人相推

文人相輕 文人自負

因人而重 鬻文自售

潤筆 因文致窮

文有神助 年老才盡

年老益奇

君羊書要語

風行水上渙 渙卦其文炳也其文

蔚也 革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

沉浸醲郁含英咀華 韓文內無其質而外學其

文若雕脂鏤冰費日損功 相寬論文若春華思

若湧泉 曹子建作王仲宣誄文章如千兵萬馬

風恬雨霽寂無人聲 李德裕文論文以意為主

以氣為輔以文為衛 魏文論時時應事作俗語

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人以為好小慙以為小好

大慙必以為大好不知古文真何用於今世也

韓與馮宿書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

暢其文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
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
柳文學者當取三多讀書多持論多著三多之
之中持論為難玉壺清話載歐公語凡人作文
須是筆頭上挽得數百鈞起東坡語又云如行
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
可不止文理自然情態橫生東坡書凡為文寧
拙毋巧寧朴無華寧粗無弱寧僻毋俗陳后山
詩話因論今人作好字子如讀漢書之類便
去收拾三兩箇字洪景廬較過人亦但逐三兩

行文字筆勢之類好者讀看南豐尚解使一二
字歐蘇全不使一箇難字而文字如此好朱語

詩句舒文廣國華顏延年清文煥皇猷韓文章

惟小技於道未為高韓文章憎命達杜本賣文

為活翻令室倒懸杜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

字終按閣杜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為飽暖

家劉禹錫興來筆力千鈞重歐

古今事實

歷代文章

大哉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語八周監於

二代郁郁乎文哉語三商書之前文簡而野魏

晉以降則蕩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之東衰矣

柳漢文類序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

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

起大政厖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全

故必混一而後大振柳文序西漢之文章贍其

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陳后山集自梁宋之季

雕蟲道喪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詞盛行

于世史通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

戰國朱語錄

歷代文士

下三代而道德之意不傳在戰國則蘇秦張儀

以縱橫病韓非申商以刑名病莊周列禦寇又

取仁義法度槌提絕滅之為窈窕荒怪之說漢

司馬遷得其汪洋俊逸之氣以馳騁上下數千

載而顛倒橫斜識不逮理歷晉魏齊梁而光鉞

氣焰埋藏腐蝕頽波橫流浮靡一轍唐興三光

五岳之氣不分文風復起韓愈得其溫潤深淳

以為貫道之器柳子厚得其豪健雄肆飄逸果

決者僅足窺馬遷之藩鍵而類發於躁誕下至

孫樵杜牧峻峯激流景出象外而窘裂邊幅李
翱劉禹錫刮垢見竒清勁可愛而體乏渾雄皇
甫湜白居易閑淡簡質斲篆而拙迹每見回宮
轉角之音隨時間作類乏韶夏皆淫哇而不可
聽李朴謂顧子敦書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
說利害處好荅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
其荅賢良策不荅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却
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好漸漸趨於對偶
如楊震輩皆向讖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
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讖緯陵夷至於三

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多是模倣前
人而作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
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
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朱語錄司馬遷文

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
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
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較
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便
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收拾了康衡多有
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朱語錄漢末以後只

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頲著力要
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
古文然亦只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
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
儒略相效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
是雙關做去又如柳子厚亦有雙關之文向來
看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
字蓋是他效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
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
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所以做古文

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袞雜又曰文章
到歐陽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同上

文當學遷

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

子美文當學司馬遷詩當學杜子美唐庚

好人譏彈

曹子建與揚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
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
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
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

得之後世誰能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
以爲美談子建之言善矣任昉爲王儉主簿自
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歎曰後世誰知
子定吾文正用此語容齋隨筆

建安七子

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
北海徐幹偉臣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
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
所假魏文帝典論

亭苑徧題

劉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
朝成暮徧好事咸誦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
莫不題之南史

文止嘲詠

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
經論語免他學沈謝嘲風詠月汚人行止外史
擣抗

心皆錦綉

紫雲仙李有英風馬吾每見之常醉目吾曰兄
心肝五臟皆錦綉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

散也李白送仲弟令問序

多檢書冊

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
談苑

文成不記

甫里先生陸龜蒙平居以文章自怡未嘗點竄
塗抹者紙札相壓投于箱篋中歷年不能淨寫
一本或為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
謂已作矣自作傳

大手筆

蘇頲與張說以文章顯時號燕許大手筆

辭尚奇詭

李賀辭尚奇詭絕去翰墨畦逕

夢人授筆

和凝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
一束與之謂曰子才可以舉進士自是才思敏
瞻十九登第

夢剖腸

五代王仁裕喜為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
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篆籀之文由是

文思益進本傳尹知章少學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及悟遂開徹徧明六經

語助濟甚事

太祖將築外城幸朱雀門上指門額問趙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須著之字安用普曰語助太祖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湘山野錄

以古文倡

文章自唐之末日淪淺俗浸以大敝本朝柳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卒不能振天聖初尹師魯與穆伯長矯時所尚以古文爲主次得歐陽

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文風一變言行錄

好讀大誥

宋景文未第時爲學於永陽僧舍或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予最好大誥故景文多謹嚴至修唐書其言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

文貴乎改

老杜詩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章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魯直晚年多改定前作可見大略

呂氏童蒙訓

作文須靠實

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
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陽公文
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
等傳自然好東坡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
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
起發人意思

疾行無善迹 以下係為文敏鈍

枚乘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
而長卿溫麗枚乘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

揚子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乘
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大冊用相如 西京雜
記

同前

枚臯為賦善於東方朔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
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
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

遲速懸絕

顏延之與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絕
宋希聲嘗各勅擬樂府者北上篇延之受詔便

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昭已與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綉亦雕繪滿眼

文思敏速

以下係敏

淮南崇朝而賦騷枚臯應詔而成賦子建如口誦仲宣如宿成阮瑀據案而制書祢衡當食而草奏

晏類要

倚馬成文

桓溫北征鮮卑喚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文手不輟筆李白嘗曰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世以倚

馬事為李白非也

學林

食頃即成

後魏呂思禮太祖命為露布食頃便成

人謂宿構

范雲為文每下筆立就人謂宿構

文典而速

南史裴子野梁普通七年大舉北侵敕子野為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大召羣臣集壽光殿以觀之並歎服武帝目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為書喻魏相元乂其夜受

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敕催
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味爽便就及奏武帝深
嘉焉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靡麗或問其爲文
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

七步成詩

擊鉢成詩

刻燭賦詩

以上見詩門

運筆颯颯

口授羽檄

以上見檄門

占授腕脫

見詔門

腹藁

王勃每作碑頌先磨墨數斗引被覆面而卧忽
起一筆書文不加點時人謂之腹藁

七步而三

柳公權從文宗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
邊城賜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爲數
十言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應
聲成文婉切而麗詔令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
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

文思遲鈍

以下係鈍

相如濡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沈慮張衡研京十年左思練都一紀文心雕龍

十年構思

左思欲賦三都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為所見不博求為祕書郎及賦成豪貴之家競相傳寫都城為之紙貴

空齋卧思

隋薛道衡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空齋蹋壁而卧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

思遲辭草詔見詔門

孟韓之文以下係題品

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刻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若流轉蜿龍蛟龍萬怪遑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老泉上歐公書

騷生於怨

屈平作離騷蓋自然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矣本傳楚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託神以爲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爲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朱語錄

文有自來

賈誼鵬賦源流自檀弓來

步里閑談

文氣踈宕

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踈宕頗有奇氣蘇子由文

作出師表

諸葛孔明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爲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爲容悅者所能至也坡集

碎金

桓温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畢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玄圃積玉

葛洪稱陸機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焉本傳

唐諸賢文

燕公之文有如椶木枝幹締構大廈上棟下宇
孕育氣象可以變陰陽而閱寒暑坐天子而朝
羣后如應鍾鼗鼓笙簧鍾磬崇牙植羽考以宮
縣可以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玄
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猛有虎闐然鼓之誠
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裙鳴玉交
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爲羽儀資以道義李

員外之文如金輦玉輦雕龍彩鳳外雖丹青可
掬內亦體骨不凡獨孤尚書之文如危峯絕壑
穿依霄漢長松怪石傾倒谿壑然而略無和暢
雅德者避之楊崖州之文如長橋新構鐵騎夜
渡雄震威厲動心駭目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
謹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氣勢宏敞廊廡廩
廡戶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槩令人竦觀
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衝颺激浪
紆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李襄陽之
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

才力借鮮瞥然高遠其他握珠璣奮組綉者不可一二紀矣

皇甫湜集

同前

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閭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柰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元酒有典刑而薄滋味許景倩如豐肌賦理雖穠華可愛而乏

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

王翰如瓊杯玉竿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

駱賓

王傳

韓退之文

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剋以樸剗偽以真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大肆無抵牾聖人者又云其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與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他文造端置辭要不為蹈襲前人者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

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遂不及遠甚本贊退之爲文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洞視萬古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李漢作韓集序

柳子厚文

子厚之文雄深雅健似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本傳玉珮瓊裾大放厥詞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韓祭文子厚文辭淳正雖不及退之至氣格雄絕亦退之所不及然子厚論著大抵非怨憤必刺毀辨論語下篇尤害道

李朴題柳集

盈川之文

王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炯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議者信然文藝傳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則信然愧在盧前謙也本傳

權生之文

權生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

日而無窮焉 韓作集傳

韓柳之文

柳學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是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 朱語錄

盧韓之文

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鞚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 孫樵與王霖書

晉唐之文

歐公云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詞唐無文

章惟韓愈送李原心歸盤谷序

本朝之文

劉子澄言 本朝只有四篇文章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 朱語錄

國初渾厚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陽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亦有甚拙底猶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

已馳騁成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六一之文

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坡作集序

六一之文

六一之文一唱三歎今人是如何作文有人見歐陽公醉翁亭記草前有數十字序滁州之山忽大圈了一邊注環滁皆山也一句

朱語錄

李泰伯文

李泰伯文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之類周禮論如太宰掌人主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章氣象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

議論朱語錄

老蘇之文

老蘇之文高只議論華角 朱語錄

二蘇之文

東坡中制科荆公曰全類戰國文章故荆公後
脩 英宗實錄謂明允有戰國縱橫之學 邵氏
後錄

東坡之文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行百十遭
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
法下面只是如此掃去

氣象不同

六一記菱溪石東坡記六菩薩皆寓意防人取
去然氣象不類如此 朱語錄

南豐之文

曾南豐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逼又曰南豐
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為文却因學文漸見
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亦不為空言只是
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
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又
較質而近理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擬制內有

數篇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范貫之奏議序
氣脉渾厚說得 仁宗好 朱語錄

山谷之文

山谷使事多錯本旨如作人墓誌云敬授來使
病于夏畦本欲言皇恐之甚却不知與夏畦關
甚事 朱語錄

后山之文

陳后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出當時諸公皆
歛衽便是今人都無他抑揚頓挫如 仁宗皇
帝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甚多過得好墓誌亦

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他文亦有太局促不
好者 同上

致堂之文

胡侍郎萬言書好令後生讀又曰上殿劄子論
元者好無逸解好請行三軍喪劄子極好諸奏
議外制皆好 朱語錄

三傳之失

以下係瑕疵

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
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穀梁序

真偽難辨

東坡云李陵答蘇武書其詞猥淺乃齊梁間人擬作蕭統不悟而劉子元獨知之據宋史江淹獄中上書云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以血也正引陵書中語是又非齊梁間人所作明矣年世既遠真偽難辨如此者多如繫辭歐公尚疑非仲尼所作荆公以詩序非子夏之文禮記多漢儒所增五經如此况其餘哉宋咸以私意改周易五經數十去處多見其不知量也
避齋閑覽

考究不精

司馬相如敘上林曰丹水紫淵灞澹涇渭分流相背而異態灑漾漢漾東注太湖李善注太湖所謂震澤按八水皆入大河如何得哀注震澤又白樂天長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峨眉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杜甫栢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無乃爲太細長耶防風氏身橫九畝長三丈九畝乃五丈四尺如此則防風之身乃一餅餠耳此文章之病也
志林

相如之失

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究其歸引之於節儉此

詩之風諫何以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本贊

子雲好奇

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苦而詞艱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於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后山詩話

時有小疵

王充所著文時有小疵猶鄧林枯枝滄海流芥未易貶者抱朴

蘭亭敘之疵

王羲之蘭亭敘世言昭明不入文選者以其天朗氣清或曰楚詞云秋之為氣天高而氣清似非清明之時然管絃絲竹之句語衍而復為少逸之累耶遜齋閑覽

陳植之疵

陳植武帝誅云尊靈永蟄明帝訟云聖體輕浮輕浮有似於蝴蝶永蟄頗擬於昆虫施於尊極不其蚩乎文心雕龍

作賦欠意

張融作海賦文詞詭激與衆獨異後以示鎮軍將軍徐覲之覲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搆白熒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齊書

號筭博士

駱賓王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號筭博士朝野僉載

號點鬼簿

楊炯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談略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之所賦宜其陋矣仲

長統何足以知之號點鬼簿同上

韓文之疵

韓公送孟東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其文其在唐虞時咎陶禹其善鳴者而假言以鳴夔假於韶以鳴伊尹鳴商周公鳴周又云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周家之盛然非所謂不得其平也

澁體

唐徐彥伯爲文多求新奇以鳳閣爲鷗閣龍門爲虬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岳以芻狗爲卉犬以竹馬爲篠驂後進效謂之澁體朝野僉載

文不必換字

宋景文公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
歐公思有以諷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貞
札闥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
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雷無暇掩
聰亦是類也宋公慙而退今所謂震霆不及掩
耳者係再改

錦綉屏風

夏英公言楊文公如錦綉屏風但無骨耳議者
謂英公之文譬如泉水迅急湍悍至於浩蕩汪
洋不如文公也 東齋記事

衲被

楊文公為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姪檢出處每
段用小片紙錄之綴粘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
衲被焉 呂氏家塾記

記用賦體

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
翁亭記亦用賦體 后山叢談或傳荆公稱竹樓
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
某以謂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評文章常先

體制而後工拙蓋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辭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攷之優竹樓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也

山谷與何靜翁書

記用傳奇體

范文正公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爾傳奇體唐裴駘所著小說也

歐文之疵

歐公五代史官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歐公蟬賦其名曰蟬這數句也無味

朱語錄

歐蘇之疵

六一文有斷續處如祕演詩集敘然喜為歌詩以自娛十年間兩接不接仁宗飛白書記文不加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

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黃夢升黃庠墓誌銘
極好問先生所喜者云豐樂亭記又曰歐公自
做六一居士傳疑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
千卷集古錄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棊一局與一
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
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
海做昌化峻靈三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
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
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云云更
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
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
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
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更看他門這等文字
不入朱語錄

蘇文之疵

東坡南安學記說古人井田封建不可行今只
有箇學校而已其間說舜遠不可及得如鄭子
產爲鄉校足矣如何便决定了千萬世無人可
以爲舜只得爲子產又說古人於射時因觀者
羣聚遂行選士之法似今之聚場相撲作戲一

般可謂無稽之論自海外歸來大率立論皆如此○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疏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觶而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問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記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記中全無發明先生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健又問潛珍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東坡歐陽公文集敘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議論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論事似司馬相如○東坡墨君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大意好然意濶踈說不甚透只似刑賞全不柰人何相似此須是依本文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作主意○或問東坡言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而卒莫消長也此只是老子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意否曰然又問此語莫也無病曰便是如此既是逝者如斯如何不往盈虛者如代如何不消長既不往來不消長却是箇甚底物

事這箇道理其來無盡其往無窮聖人但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逝者如斯夫只是箇不已何嘗說不消長不往來他本要說得來高遠却不知說得不活了既是往者如斯盈虛者如代便是這道理流行不已也東坡之說便是肇法師四不遷之說也又云盈虛者如代代字今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本皆作代字食字頃年蘇季真刻東坡文集嘗見問食之義答云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史書言食邑是這樣食字碑本後赤壁賦夢二道士當作一字疑筆誤也○或問東坡所作溫公神道碑先生曰坡公此文說得却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既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真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

是布置其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
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 東坡趙清獻公神
道碑說 仁帝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物
等句南豐必不說 朱語錄

子由文之疵

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
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
性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却外面尋討箇性來
合湊著此成甚道理

小巫見大巫

以下係文人相推

吳張絃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
美之琳答曰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
謂小巫見大巫 此語出莊子神氣殫矣

輟翰

王延壽有俊才少遊魯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
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
已

閣筆

魏王粲才高鍾繇王朗等閣筆不敢措手

便壞已書

陳壽撰三國志時人稱善夏侯湛明著魏書見
壽所作便壞已書

欲焚筆硯

陸雲與兄機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
不復措手

左思三都賦成自以所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
言乃示皇甫謐為序張華見而歎曰讀之者盡
而有餘久而更新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
之紙貴初陸機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手而笑
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
當以覆酒甕耳及賦出機絕歎伏遂輟筆

詩成驚歎

梁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入帝於華光宴飲
因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
啓求賦詩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而成曰
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人何如霍
去病帝欣然不已約及朝賢驚歎竟日

賦成相遜

宋文帝詔羣臣為赤鸚鵡賦袁淑文冠當時作
賦畢以示謝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

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

舅甥相遜

梁劉孝綽少有盛名舅王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

放出一頭

歐公與梅聖俞書云讀蘇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也

用覆醬瓿

以下係文人相輕

楊雄著太玄劉歆觀之曰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本傳雄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衡論

詩賦相嘲

謝莊有口辯宋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辭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別離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笑曰人好嘲謔未有不遇其敵者

因詩相嘲

張祐詩有鴛鴦細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名之為問頭詩祐矛盾之曰問頭之謂固不敢逃然明公亦有目連變長恨詞云上窮

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豈不是日連變

不讀南華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溫庭筠對曰事出南華非
僻書也或異相公燮理之暇姑宜覽古綯益怒
奏庭筠有才無行卒不登第筠有詩曰因知此
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

因文相嘲

王荆公見東坡醉白堂記曰乃是韓白優劣論
東坡聞之曰介甫虔州學記乃學校策耳西清
詩話

譏五代史序

陳師錫序五代史荆公曰釋迦佛頭上不堪著
糞

衙官屈宋 以下係文人自負

杜審言云吾之文可使屈宋作衙官本傳

奴僕命騷

李賀使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杜牧作

李賀集序

自矜其文

歐陽公之子棐曰先公平生未嘗矜大所為文

一日被酒語裴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為惟李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為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為惟吾能之也
石林燕語

因序而重

以下係因人而重

左思字太冲三都賦成時人未之重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達注吳蜀陳留衛瓘又為作解自是之後盛重於時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本傳

求序之難

唐韋處厚之正蕃纂修文集求序於先執李翱十年不得竟以翱言別求於劉賓客禹錫乃始得之

舌耕

以下係鬻文自售

賈逵口誦經文以教人贈遺者盈積或云逵非力耕舌耕也
王子年拾遺記

筆耕

王勃能文請者甚衆金帛盈積人謂心織而衣筆耕而食
張著翰林盛事

酬絹九千疋

以下係潤筆

裴度辟皇甫湜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遺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今碑字三千一字三縑何遇我薄也度笑酬以絹九千疋本傳

文字潤筆

見墓誌門

孔孟致窮

以下係因文致窮

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輿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雄以太

玄法言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以窮者孫可之文

因詩致窮

見詩門

江神助風

見九日門以下係文有神助

得江山助

見詩門

神助詩句

見科目門

還錦才盡

以下係年老才盡

齊江淹自宣城罷歸泊禪靈寺渚夢一人自稱張孟曰前以一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

丘遲謂曰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蹟矣
還筆才盡

江淹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又嘗宿於
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曰吾有筆在卿處多
年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
為詩絕無美句人謂才盡

仕才俱退

齊丘靈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齊頗減王儉曰丘
公仕官不進才亦退矣

身老才壯以下係年老益奇

唐李百藥太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詔曰卿
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

年老益奇見後山谷答王觀復書

古今文集

雜著

唐文藝傳序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
難始夷江左餘風絺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楊
為之霸元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崇尚理致
崇雅黜浮氣益渾雄則燕許擅其宗是時韓愈

唱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之排逐百家法
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
王法此其極也

答李生書

皇甫湜

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
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衆
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
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
於瓦石非有意於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嵬然
後爲嶽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

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
出蛟爲意學文之初且未自蓋其才何遽稱力
不能哉又曰近風教媮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
謙三十年之說爭爲虛張以相高自讀詩未有
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
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
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所當嫉者
生美才勿似之

答王觀復書

黃魯直

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

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然而易竒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竒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竒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詞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以後詩韓昌黎自潮州退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旣而取檀弓一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竒語故其氣象衰藎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

與洪駒父書

黃魯直

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探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

治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爲儒者末事然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險陋也又曰可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爲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已老病情懶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爲我雪恥罵犬文雖雄竒然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謹勿襲其軌也

文體有三

朱元晦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竒豈易及也

語錄

文不能貫道

朱元晦

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先生曰公道好某
看來有病問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
其中所說是這道理如何有病先生曰不然這
文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
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
却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語錄

與汪尚書書

朱元晦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為世人讀之正取文章
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
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
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
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
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
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非則道自道文自文
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又安
足以為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故即文以講
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
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為浮誇險詖所入而
亂其知思者幾希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

見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
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

古詩

齋居感興

朱元晦

聖人司教化黷序育羣才因心有明訓善端得
深培天敘既昭陳人文亦褰開云何百代下學
絕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反淪
喪擾擾胡為哉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
清溫彼哉夸毗子咕囁徒啾喧但騁言辭好豈
知神鑒昏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
落竒功收一原

題二蘇公

陳無已

岷峨之山中巴江桂椒桺楓作樟青金黃玉
丹砂良獸皮鳥羽不足當異人間出駭四方嚴
王陳李司馬揚一翁二季對相望竒寶橫道驥
服箱誰其識者有歐陽大科異等固其常小却
盛之白玉堂典謨雅頌用所長度越周漢登虞
唐千載之下有素王平陳鄭毛視荒荒後生不
作諸老亡文體變化未可量萬口一律如吃羗

妖狐幻人尤陸梁虎豹却走逢牛羊上帝惠顧
被不祥天門夜下龍虎章前驅吳回後炎皇絳
旂丹轂朱冠裳從以甲冑萬里行乘風縱燎無
留藏天高地下日月光授公以柄扶病傷士如
稻田待公秧臨流不度公爲航如大醫王治膏
盲外證已解中尚強探囊一試黃芪湯一洗十
年新學腸老生塞口不敢嘗向來狂殺今尚狂
請公別試囊中方

詩話

孫丁齊名

丁晉公孫何齊名翰林學士王元之延譽嘗言
二人可使白衣充修撰嘗贈詩云三百年來文
不振直從韓柳至孫丁如今便合教修史二子
文章似六經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五

別集

皇朝通志
卷之三

皇朝通志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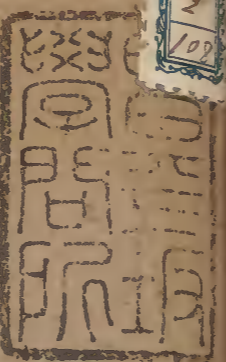
皇朝通志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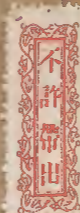
事文類聚別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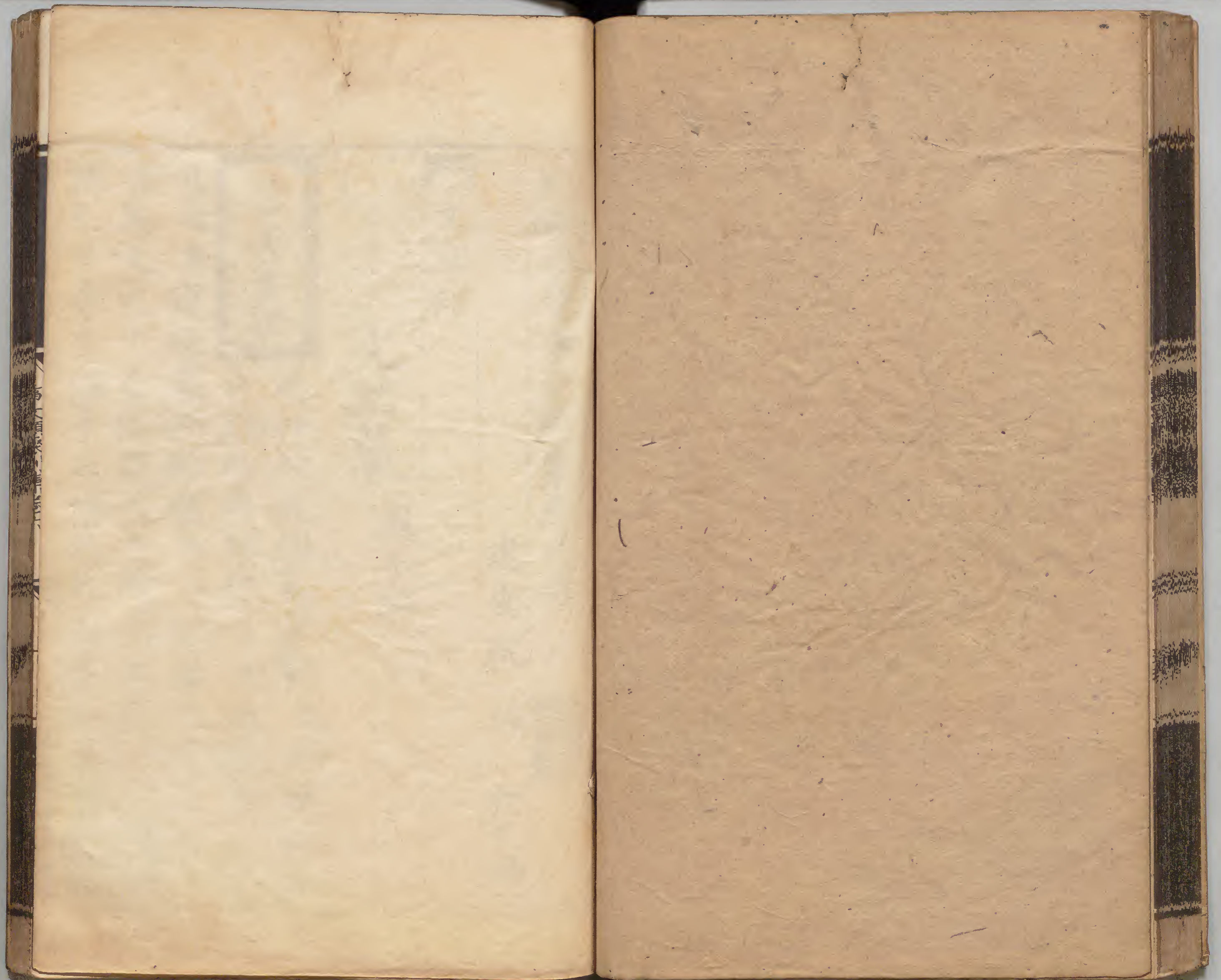
六

六



東京圖書館			
三〇	二〇	一〇	類書門
冊	號	架	函類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六

別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文章部

文蹈龍衣

假手附

羣書要語

迭相祖述殆且百家孝經序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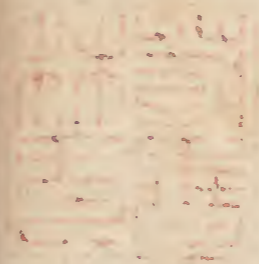
曾臆非由機杼史通蹈襲前人言

句韓集窺陳篇以蹈竊韓集惟塵言之是去韓

集為文之士多漁獵前代戕賊文史同上假手

試之日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實

唐舉志



詩句 沁襲傷剽盜韓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以相襲從漢迄今同一律
韓樊宗師墓銘

古今事實

竊為已注

郭象傳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好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論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屋下架屋

王隱論揚雄太玄雖妙非益也古人謂之屋下架屋世說庾仲初作揚都賦庾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名價云可二三京四三都謝太傅云此是屋下架屋事事不免擬學

集中作賊

北齊魏收每陋邢邵云江南任昉文體本踈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曰伊嘗於沈約集

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顏之推以二公意問祖珽珽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

寄人籬下

齊張融自序云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為心師夫文豈有常體但當以有體為常大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困遁寄人籬下

共人生活

元魏祖瑩嘗語人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

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葛龔代作

以下係
假手

後漢葛龔字元甫善文奏或有請龔奏千人者龔為作之其人忘自載其名并寫龔名以進時語曰作奏雖工且書葛龔

裴崇期
語林

代作表章

後魏邢邵善屬文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作謝章表有一貴勝初授官表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為讓表遂命邵作之翻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常客作表自買黃紙寫送之

柰何倩人

陳思王植年十餘歲讀誦持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 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出言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柰何倩人

代陳便宜

馬周西遊長安至新豐宿於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周遂命酒悠然獨酌主人翁深異之及為常何陳便宜二十餘事太宗恠其能問何何曰此非臣發慮乃臣家客馬周也 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與語甚悅

失却君房

祥符中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當直者學不優常以張君房代之既傳宣甚急張醉飲樊樓紫微大窘後錢楊二公作閑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號閑司諫拂衣歸華山希白曰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却張君房

湘山野錄

疑兄代作

東坡云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憤

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

答張文潛者

古今文集

雜著

跋韓退之送窮文 黃魯直

送窮文蓋出於楊子雲逐貧賦制度始終極相似而逐貧賦類俳至退之亦諧戲而語稍莊文采過逐貧矣大槩擬前人文章如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美也至於追逐前人不能出其範圍雖班孟堅之賓戲崔伯度之達旨蔡伯喈之釋誨僅可觀焉况下者乎

作文不可隨人後 洪景廬

自屈原詞賦假為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楊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都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无復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无所賓主必假逸羣公

子乃能遣辭枚乘七發本只是以楚太子吳客
為言而曹子建七啓遂有玄微子鏡機子張景
陽七命有冲漠公子徇華大夫之名言語非不
工也而此習根著未之或改若東坡公作後杞
菊賦破題直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
守殆如飛龍搏鵬騫翔扶搖於煙霄九萬里之
外不可搏詰豈區區巢林翺羽者所能窺探其
涯涘哉

容齋隨筆

詩話

奪胎換骨

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已
者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韓愈則曰
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李華吊古戰場云其
存其歿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娟娟心
目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死定河邊骨猶是
春閨夢裏身蓋工於前也

陶隱居詩話

佳句不敢偷

揚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詰闕亦
登第見其人盛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
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也

唐

能詩亦剽竊

王維有詩名然好竊人詩句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英華集中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嘒黃鸝乃李嘉祐詩也

國史補

作詩譏剽竊

魏周輔有詩上陳亞犯古人一聯亞不為禮周輔復上一絕句無所用心惟飽食爭如窻下作新詞文章大抵多相犯剛彼人言愛竊詩亞次韻曰昔賢自是堪加罪非敢言君愛竊詞耐耐

古人無意智預先偷子一聯詩 文酒詩話

依樣葫蘆

陶穀文翰為一時冠後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聞望皆出穀下穀不平乃俾其黨因事薦穀以為穀久在詞禁宣力甚多 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爾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于玉堂之壁云官職須從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決意不用

東軒筆錄

僧偷古句

僧惠崇自負二詩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
之句或譏其犯古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
痕劉長卿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詩句犯師兄
温公詩話

字義 解字附

羣書要語

闕

古今事實

縣官

前漢東平王宇傳今暑熱縣官年少注謂不敢
指斥成帝故謂之縣官又霍光子禹傳縣官非
我家將軍不得至是注謂天子又武帝紀關東
貧民徙隴西者縣官衣食不足請造白金以足
用又哀帝紀諸田畜奴婢過品者皆没入縣官
此類甚多

鼻祖

揚雄反騷云或鼻祖於汾陽劉德曰鼻始也
假母

淮南王長傳假母師古曰繼母一曰父之旁妻
丈人

本朝孫持正云俗呼人之妻父為嶽丈以泰山
有丈人峯似亦有理而呼妻母為泰水此何義
耶然晉樂廣衛玠妻父也所謂嶽丈或當云樂
丈耳

尊章

漢廣川王作歌背尊章猶言舅姑也

丘嫂

漢書丘嫂張晏曰大也晉灼曰禮謂大婦為冢

婦

官銜

近代選曹補授先具舊官於前次書擬官於後
新舊相銜故曰官銜語林

巖廊

漢書注殿下小屋

蚩尾

蚩海獸也漢武作柏梁殿有蚩尾水之精也能
却火災因置其象於上今謂之鷓尾非也

鷓尾

蘇氏演義

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象冠於屋以禳之唐以來寺觀殿宇尚有爲飛魚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時易名曰鴟尾狀亦不類魚尾

張師正倦游錄

東海有魚虬尾似鴟噴

浪即降雨唐以來遂設像於屋脊

晏類要

闌入

前武帝紀闌入尚方掖門注無符籍妄入曰闌

魚鑰

門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芝田錄

青鎖

漢書注以青畫戶邊鏤中王逸楚詞注文如連鎖

甬道

徐敬業詩甬道入鴛鴦注起土爲道也

皇堂

後漢胡建爲軍正斬監察御史於皇堂上注堂

無壁曰皇

海錄

麗譙

陳勝攻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注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耳樓上一名譙故謂

美麗之樓為麗譙 本傳

豹直

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今作豹字蓋豹性潔善服氣於雨雪霜霧中伏而不出慮汚其身爆直雅是豹伏之義 資暇集

寓直

寓直二字起於潘岳為武賁郎中將晉朝未有將校者故寄直散騎省今百官各當本司而直固是當直安可為寓 同上

公衙

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訛為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故軍前大旗為牙旗 語林

押衙

武職有押衙之目衙宜牙非押衙府也蓋押牙旗者按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豎於門史傳咸作牙門今押牙既作押衙牙門亦為衙門乎 資暇

楊溝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上也又曰羊

溝謂羊喜抵觸墻垣故為溝以隔之遂曰羊溝

鈞欄

漢顧成廟設投老鈞欄風俗通王逸注云縱曰

欄橫曰楯楯間子曰楯欄楯殿上臨邊之飾亦

以防人墜墮今言鈞欄是也沙門玄應撰園亭

中藥欄欄即藥藥即欄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

也資暇

三臺

鄴中有三臺石崇游燕之地置樂工以促飲

資暇

蕭齋見飛白門

紫塞

秦築長城土皆紫色謂之紫塞南徼土色丹謂

之丹徼塞者壅塞夷狄也徼遠也風俗通

宣底

凡公文中書謂之草密院謂之底三司謂之檢

祕府有梁朝宣底三卷即正明中崇政殿說書

也春明退朝錄

嚴更

衛以嚴更之置西都賦注嚴更督夜行鼓也

區脫

漢書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土室胡見所作以候漢者

金吾

金吾車輻棒也漢執金吾亦棒也以銅為之金塗兩末謂之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郡守縣長例皆以木為金吾用以乘車形如車輻古今注

骨朶

宋景文公筆錄謂俗以搨為骨朶者古無稽據亦朝既名衛士執搨扈從者為骨朶子班遂不可改予按字書邁二搨皆音竹瓜反通作邁邁又音徒果反邁之變為骨朶雖不雅馴其來久矣程泰之演繁露

鹵簿

古之用事鹵與櫓同本載兵器之籍因名鹵簿海錄

博山

漢故事諸王出閣則賜博山香爐呂大臨考古圖云爐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四環

孟勞

嘗觀臨川詩云解我葱珩脫孟勞嘗不曉孟勞何等物及見穀梁傳注云孟勞魯之寶刀

黃常

明詩話

鴟夷

楊雄酒箴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注鴟夷韋囊以盛酒也滑稽者圓轉縱橫無窮之狀

偏提

元和初酌酒用樽杓無何改用注子後仇士良惡其名同鄭注乃去柄安系名曰偏提

曾類說

刀圭

本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七之一

罨畫

昔人歌詩多言罨畫乃今之生色也

倦游錄

流蘇

流蘇乃帳之四角所繫盤線繪繡之毬五色同心而下垂者流蘇帳者古人繫帳之四隅以為飾耳

倦游錄

呆愚

程泰之衍蕃露其零碎小小議論多可取如辨

果愚之類是也某頃因者筆談中辨某人誤以屏為反坫後者說文坫字下乃注云屏也因疑存中所辨未審後舉以問泰之曰存中辨是然不是某人誤乃說文誤耳

朱語錄

纏徽

楊雄酒箴牽於纏徽注云井索也

儋石

漢書蒯通傳應劭曰齊人名小甕為儋石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者一人所負儋也

銛筩

趙廣漢教吏為銛音項筩若今盛錢藏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

撲滿

撲滿者以土為器為畜錢具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

西京雜記

支干名

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雍著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陽

歲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在寅曰攝提格
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
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
在戌曰闔茂在亥曰大淵猷爾雅

投子

投子者投擲之義今或作頭子言骨所成非也
有作骰子骰即投字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博者
或欲大投投瓊也則知以玉石為投擲之義資暇

錫銷

南恩州有匠人善錫銷亦不曉其事問之則曰

京師所謂銀泥是也

倦游錄

燕脂

起自紂以紅藍花汁凝作脂以為桃花粧蓋燕
國所出故名燕脂雜錄

辨端足

夏英公鎮襄陽遇赦賜致仕高年束帛時胡大
監旦瞽廢在襄公選縑十疋贈之胡得縑以手
捫之曰寄語舍人何寡聞如此奉還五疋請檢
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儒所解束帛自可見
證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十挺之

脯實一束也東帛則卷其帛爲二端五匹遂見
十端夏少沮

湘山野錄

天水碧

李後主末年宮中競服碧衣取靛花盛天雨水

澄而染之號天水碧

集異記

金條脫

文宗問宰臣金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

真諾言安妃有金條脫爲臂飾即金釧也

廬氏雜記

龍鍾

龍鍾者不昌熾不翹首貌如鬢髮拉搭斛觶之

類蘇演義

辟易

項籍傳人馬俱辟易數里謂開張而易其本處

僞旅

東方朔傳遺蛇其迹行步僞旅

音禹

曲躬貌

槃散

平原君民間有蹙者槃散

先寒反

行汲

勃宰

司馬相如傳僂珊勃宰上金隄注匍匐上下也

僂肩

漢書上便姍嬾屑言其行安詳

透墜

王式醉透墜

音宕

失據而倒

覩縷

柳寄許孟容書雖欲秉筆覩縷神志荒耗覩當

作覩

力和反

鄭重

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之意注鄭重猶

頻煩

稱媿

後申山簡王馬傳吾國各官騎百人稱媿前行
注楚角反猶齊整反

佻儻

柳夢歸賦紛若倚而佻儻兮

反

上敕吏及下魚吏

曷奕

班固典引曷奕乎千載光耀流行貌

墨屎

皮日休反招菟上曖昧而下墨

音眉

屎

音癡

咄嗟

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諾而司空

圖作休沐記文用之修唐書學士劉義叟爲予
言晉書咄嗟而辨非是宜言咄諾而辨然咄嗟
前世文章多用或自有義

朱景文筆記

媒藥

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藥其短注媒猶教藥
麩也謂釀成其罪齊人名麩餅曰媒

司馬遷書

釘餌

韓南山詩或如臨食按肴核紛釘餌

脂韋

東方朔述贊滑稽鴟夷如脂如韋

結約

朱邑傳肯臆結約

乾沒

張湯始爲小吏乾沒注得利爲乾失利爲沒乾
沒與陸沉之義同漢注謬矣

蘇演義

陸沉

東方朔歌曰陸沉於俗注謂無水而沉

畢臻

前王褒傳萬祥畢臻

研隱

禮樂志休嘉殫隱溢四方注盛意

匿薄

前王吉傳冬為風寒之所匿薄

鬱卷

莊在宥篇鬱卷僖儻而亂天下注不申舒貌

屏營

楊子卒之屏營注旁皇失措之貌音并

距躍

魏攀距躍三百音陌曲踊三百注距躍超越

也曲踊跳踊也傷二十六

噍類

前高紀襄城無噍類注無復有活而噍食者

汚蔑

梁孝王傳汚蔑音赫宗室謂塗染也

暴陳

梁孝王傳毛釐過失亡不暴陳

進熟

漢使者往既多率多進熟於天子

倣裝

張衡思玄賦簡元辰而倣整也裝

辨嚴

吳漢初無辨嚴之曰注即裝也避明帝諱

意行

列子管夷吾曰恣意之所欲行劉禹錫蠻子歌曰腰斧上高山意行無舊路此借用其字謂神游八表非楫權所及

顏行

漢嚴助傳武帝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曰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嚴行臣竊為大漢羞之注顏行鴈行也在前曰行故曰顏行出管

子輕重篇

雋永

蒯通論戰國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號曰雋永師古曰雋字充反肥肉也永長也言所論甘美而深長也

發蒙

漢淮南王安謀反欲使為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殺大將軍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注如發去物上之蒙而取其易也

鑿空

漢張騫通西北國大夏之屬然騫鑿空諸後使
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信之

疇疋

疇疋王逸注楚詞四人為疇二人為疋

行李

行李人姓姓外更無別義左傳行李之往來杜
不究意理注云行李使人也今遠行結束次第
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耳按舊文使字作岑
傳寫誤作李使字山下人人下子

資暇

紹介

魯仲連平原君請為紹介注紹繼也介不止一
人

擔簦

虞卿躡屨擔簦笠有柄者謂之簦

伐閱

史功臣侯表古者人臣功有五等明其功曰伐
積日曰閱又朱博傳注閱所經歷也

蜂午

史記索隱項羽紀凡物交橫為午如蜂之交橫
毛聚也劉向傳注蜂午雜音也鄭玄云一縱一

橫爲午

廉察

周禮廉能之類諸家雖訓廉爲察常疑理不相附因閱漢高帝紀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顏氏曰廉字本作規其音同乃知廉之爲察本規字有規視之義程泰之演繁露

負茲

衛侯屬負茲注諸侯疾稱負茲大夫稱犬馬

士稱負薪公羊桓十六

咕畢

宋子京別紙多云伏奉手畢南人謂畢爲筆因效之蓋以爲手畢山谷曰子京乃謂手簡爾雅簡謂之筆學記曰呻其咕畢山谷集

登來

公觀魚于棠登來之也注讀爲得來齊人名求得爲得來穀梁

鏡考

谷永傳鏡考已行

效尤

效尤禍也注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效衛

致禍

文二

敵愾

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注敵猶當也愾恨怒也

五文

欽頤

後周燮欽頤折頰注曲頤也欽

丘允反

牽絲

謝靈運初去永嘉郡詩云牽絲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

廩然

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傾動貌

哀十五

鳧藻

後杜詩傳將帥和睦士卒鳧藻注言其歡悅如鳧戲於水藻也

大橫庚庚

程沙隨嘗說大橫庚庚為金兆取庚辛之義他都無所據只云得之卜者不知大橫只是土兆

見洪範疏

蓋橫是土言文帝將自諸侯而得天下有大土之象也庚庚乃是龜文爆出也

朱語錄

負負

後漢張步為齊王光武遣耿弇攻之步大敗蘇

茂來勅讓步步曰負負無可言者步尋斬茂降
匆匆

世稱匆匆不知所由按說文匆者州里所建之
旗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趨民事故匆遽者
稱爲匆匆顏氏家訓

復復見磨崖頌門

唯唯悠悠

唐蔣儼貽書責太子洗馬田游巖曰足下受調
護之寄居言責之地唯唯悠悠不出一談

休休莫莫

司空圖歌休休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

儻父以下係方言

晉左思傳陸機入洛欲爲三都賦聞思作之撫
掌而笑與弟書曰此間有儻父欲作三都賦須
其成當以覆醬甑耳漢書賈誼傳註儻仕庚反
晉灼曰吳人罵楚人之辭

媿隅

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云媿
隅躍清池桓問媿隅是何物荅曰蠻名魚爲媿
隅桓公曰何得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
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世說

何樓

世人語虛偽者為何樓似汎濫之名其實不然
國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所賣物皆汎濫者故
人以此目之 貢父詩話

包彈

蔡條云包彈者以包孝肅多所抨彈故云

杜撰

石中立在中書盛度撰張文節公知白神道碑
石急問曰是誰撰盛卒對曰度撰滿堂大笑 湘

山野錄

樓羅

樓羅者幹辦集事之稱世曰婁敬甘羅非也 蘇
演義

酸餡

京師食店賣酸餡者皆大出牌榜於通衢而俚
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轉餡從酉滑稽子謂人
曰彼家所賣酸餡不知為何物也 湘山野錄

不託

湯餅唐人謂之不託俗謂之罇餽東哲餅賦有
饅頭薄持起漉牢九之號惟饅頭至今名存而

起溲牢九皆莫曉爲何物薄持荀氏又謂之薄夜不知何物也同上

遮莫

藝苑雌黃云遮莫蓋俚語猶言儘教也自唐以來有之

藟苴

藟郎反苴音鮮泥不熟也中州人謂蜀人放誕不

遵軌轍曰川藟苴山谷集

莫莫

莫音烈莫音擊多節目也其骨次不坦夷舉事

畫計務出獨以乖忤人爲賢者也山谷集

倮倮

倮音塔倮音鞞物不蠲也蜀人語山谷集

銃

銃充仲反雷蒲逆反使令人不循謹便利也山谷集

儻儻以下係古語

魏万詩五方造我語知非儻儻人癡也

咕聒

灌夫傳廼效兒女曹咕聒耳語

邪揄

王霸傳市人舉手邪揄說文作歛廠手相笑也

麀糟

霍去病傳麀臯蘭下注世俗謂盡死殺人為麀

糟

麻胡

俗怖嬰兒曰麻胡隋將軍麻祜性酷虐稚童互相恐嚇曰麻祜來轉祜為胡如憲宗朝涇將郝玘番中皆畏其國嬰兒啼者以玘怖之則止武宗朝孩孺相脅云薛尹來類也資暇

互郎

今人謂馭駘為牙本謂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牙似牙字因轉為牙劉貢父詩話

臯字從辛

以下係解字

說文臯字從辛從白臯人蹙鼻辛苦之狀秦以臯字似皇字改為罪

黃絹幼婦

曹娥碑上題黃絹幼婦外孫壘曰八字魏武謂揚修解不答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曰吾已得令修別記修曰黃絹色絲也絕字幼婦少女也妙字外孫女子也好字壘曰受

辛也辭字所謂絕妙好詞也魏武亦記之與脩
同乃歎曰我不如卿三十里

世說

拆蜀吳字

吳薛綜字敬文為謁者僕射蜀使張奉於孫權
前列尚書闕澤姓名為戲澤不能對綜曰蜀者
何也无犬為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
復列君名耶綜曰死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
邦天子之都衆坐喜笑

角字為凶

諸葛亮出北谷口魏延為前鋒延夢頭生角以
問占夢趙直直詐曰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
而自破之象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
頭上用刀其凶甚矣果為陽儀所殺

解夢牛頭

蔣琬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問占夢
趙直直曰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
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證也

拆朕字

隋煬帝嘗會飲為拆字令左右取離合之意謂
杏娘曰我取杏字為十八日宮婢羅羅侍立杏

娘分羅字爲四維帝謂蕭后曰能拆朕字乎后
曰移左畫居右豈非淵字乎乃唐興之讖南部
煙花記

解已酉字

元和初裴晉公征吳元濟至境上因發地得石
刻有鷄未肥酒未熟之語解者曰雞未肥無肉
也肥去肉爲已酒未熟無水也酒去水爲酉破
賊其在已酉乎後平蔡果以是日入城宣室志

獨眠孤館字

廣州押衙崔慶成部轄香藥綱詣內庫抵皇華
驛舍夜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
捨君我寧不悔俟君回轅別園後會擲書云川
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前飯泊還不復宿此館
丁晉公嘗見十二字曰川中狗蜀犬也獨字百
姓眼民目也眠字馬撲兒瓜子也孤字御厨飯
官食也館字乃獨眠孤館四字也

解金巢字

黃巢攻金陵人說之曰王母以攻也王名巢入
金陵則鎖矣遂解去陳后山談叢

解字識盜

尼葉妙寂初嫁大賈任華父升與華往長沙忽
夢父泣謂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殺我者車中
猴門東草夢其夫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有
李公佐者能辨隱語謂曰殺汝父者申蘭殺汝
夫者申春耳猴申生也車去兩頭為申字草而
門東為蘭字禾中走者穿田也亦申字一日加
夫為春字妙寂乃易男服泛江湖間有申村村
中有申蘭兄弟因往求傭餘年無知其非丈夫
者二盜飲醉妙寂奔告有司而獲之詞伏就法
乃復從釋教云 幽怪錄

荆公字說

王荆公為相喜說字始遂成俗劉貢父戲之曰
三鹿為麤麤不及牛三牛為犇犇不及鹿謂宜
三牛為麤二鹿為犇苟難於遽改令各權發遣
蓋於時解縱繩墨不次用人徃徃自小官暴據
要地以資淺皆號權發遣云故併譏之 后山叢

俗喜解字

金陵人喜解字習以為俗曰同田為富分貝為
貧大坐為壘 音穩談叢

荆公解字無定

荆公晚喜說字客曰霸字何以從西荆公以西
在方域主殺伐累言數百不休或言霸從雨不
從西也荆公輒隨口曰如時雨化之耳其學務
鑿無定論類皆如此如三經義頒于學官數年
之後又自列其非是者奏請易去視古人懸諸
日月不刊之說豈不誤學者乎

與荆公辯

荆公三經亦有所失如周官言贊牛耳荆公言
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詩云誰謂
鼠無牙不知鼠實有牙昔有人引一牛與荆公

辯之又嘗捕一鼠與之較公曰然

孫公談圃

荆公說詩易

荆公說易觀卦本是老入詩大小雅本是老鴉
似此類甚衆大可痛駭

謝石拆字

謝石善拆字 徽宗嘗書朝字密遣人試之石
即呼萬歲其人曰不得亂道石曰十月十日生
非 今上而誰 高宗幸浙書杭字石曰兀木
且至矣既歸蜀有士人文覺戲以乃字爲問謂
其無可拆也石曰及字不成君終身不及第有

人遇於塗告以婦不能產書日字于地石曰明
出地上得男矣其驗如此嘗特補承信郎復因
范完民入相討論追奪一日謂石曰我亦能拆
字石詰之曰爾姓謝所謂身在討論之中名石
則終身右選不能出頭聞者大笑

周益公玉堂雜記

一字異應

臨邛費孝先山人賣卜成都五十年自云傳管
輅執革之術其卦有歌有影世稱其術四方士
大夫求占者甚衆其尤可恠者或因字以決吉
凶然一字而數人占得之其應不同有一郎官
占得一解字尋出守解州一舉子亦得解字是
年爲本府魁薦一不肖子亦得一解字俄以屠
牛被刑牛角有刀解牛也世莫可曉

古今文集

雜著

寧馨阿堵

寧馨阿堵晉宋間人語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指
錢云舉阿堵物却又山濤見衍曰何物老媪生
寧馨兒今遂以阿堵爲錢寧馨兒爲佳兒殊不
然也前輩詩語言無味少阿堵冰雪相看有此

君又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其意亦如此宋廢帝之母王太后疾篤帝不往視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觀此豈得爲佳顧長康畫人物不點目睛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猶言此處也劉真長譏殷洪源曰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温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王導與阿充語曰正自爾馨王恬撥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至今吳人語言尚多用寧馨字爲問猶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爲問中華道學者幾人雄猛得寧馨蓋

得其義以寧字作平聲讀

容齋隨筆

主臣

漢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史記漢書皆同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頴曰惶恐之辭猶今之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正用此意文選載梁昉奏彈曹景宗先叙其罪然後繼之曰景宗即主臣仍繼之曰謹按某官主臣景宗又彈劉整亦曰整即主臣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李善捨史漢所書而引

王隱晉書庾純自劾以謂然以主爲句則臣當下讀殊爲非是不知所謂某人即主有何義哉
容齋隨筆

後世解字無意義 以下係解字

新室以疊字爲三曰太盛改爲三田宋明帝以
駟從禍改爲馱漢以火行忌水故洛字去水而
加佳隋以周齊不遑寧處故隨字去辵而從隋
此皆率意改字固無意義甚至武后撰天地日
月等字元結謚隋煬帝爲醜益出狂妄可勝恠
哉又云古人制字血虫爲蠱半門爲戶一大爲

天止一爲正通天地人爲王王在門內爲閨一
在木下爲本一在木上爲末日在木上爲杲日
在木下爲杳以至重夕爲多重日爲昌三毛爲
毳二絲之類其爲意爲義當體便是學者患不
求之耳苟欲字字會意亦幾乎鑿矣 揚公筆錄

字義亦當辨

世人用字雖以類舉而少能分別如在木曰果
在地曰窳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在墻曰幄在屋
曰窻在木曰巢在穴曰窠有足曰虫無足曰豸
有水曰池無水曰隍有辨曰楮無辨曰構以至

牛羊曰芻犬豕曰豢東西為陌南北為阡以絮
曰襴曰緼曰袍實曰觴虛曰觶牡曰索牝曰杜
之類甚多不可不辨

楊公筆錄

古詩

和文潛韻

黃魯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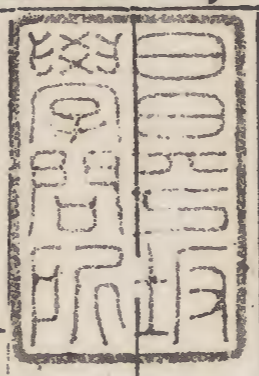
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鑿
戶牖譬如學奉心初不悟已醜玉石恐俱焚公
為區別否

進字說

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論但可與人
漫習甌豈能令鬼哭黃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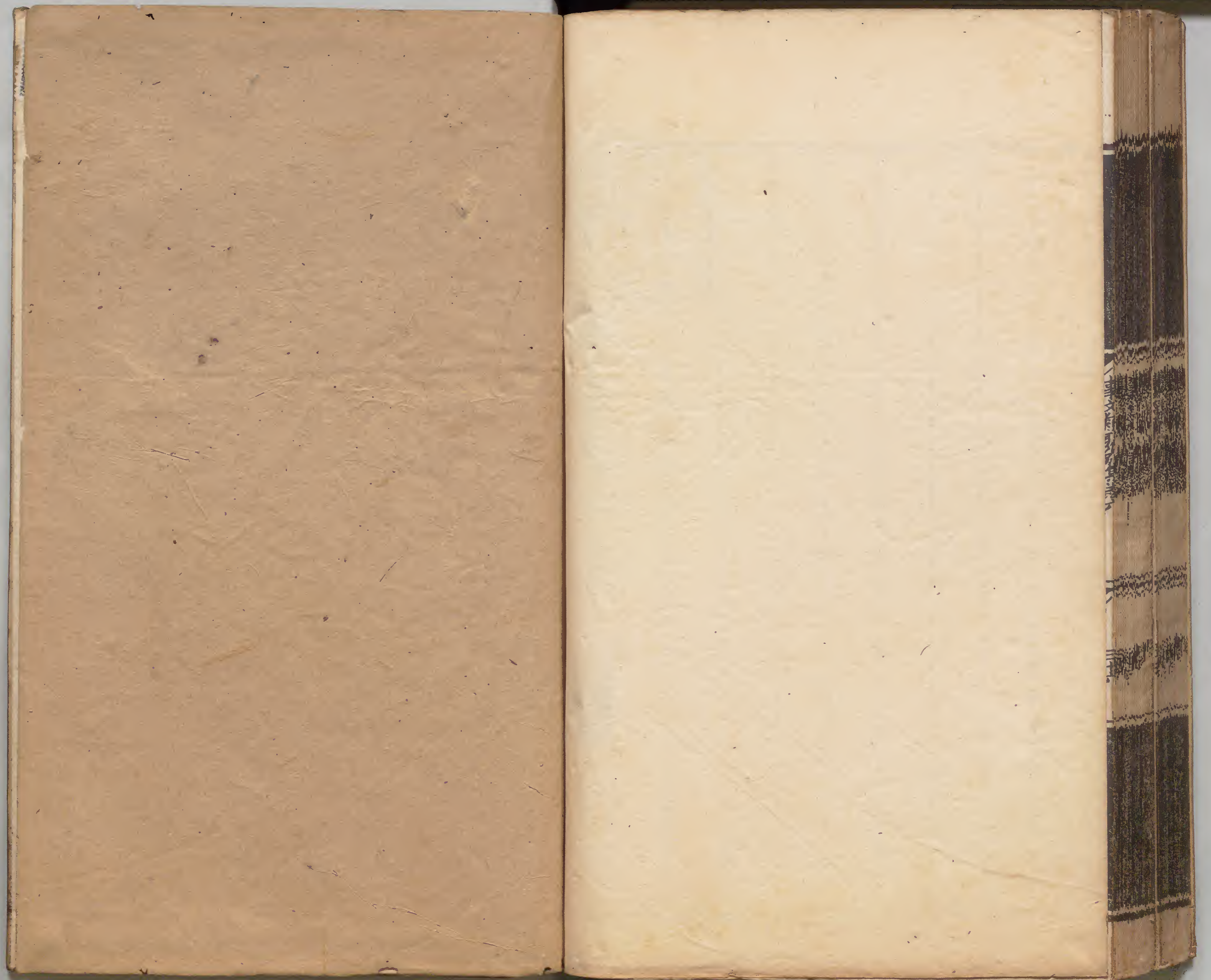
事類彙編卷之六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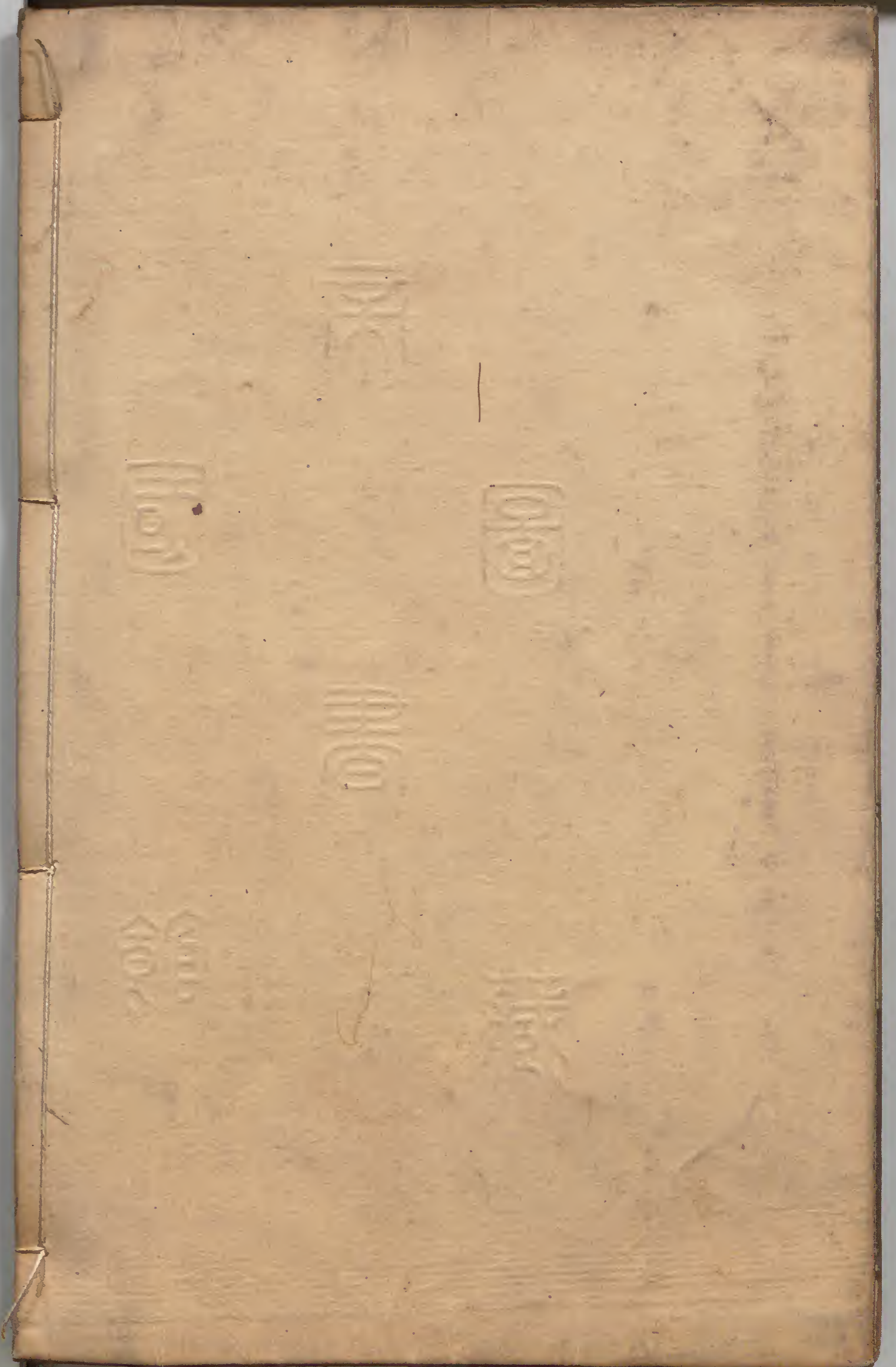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六

別集



存
561
之



11607

11603

11604

11602

11605